



栗谷全書 三

疏劄

卷二十七

~16
2426
3



和
2426
37-3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目錄

疏劄一

論妖僧普雨疏

論尹元衡疏

辭正言疏

諫院陳時事疏

六曹郎官論沈通源疏

辭副校理疏

辭校理疏

辭校理仍陳情疏

玉堂陳時弊疏



辭 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劄

陳弭災五策劄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

疏劄一

論妖僧普雨疏 乙丑

伏以官守各有其職而誠激于中則不可拘於守職
 進言必有其時而害切於國則不可局於待時今臣
 不任言責則非可言之職 殿下方居諒闇則非可
 言之時第以商旅尚議十道路則人固有不拘職而
 竭誠者百官不聽於冢宰則事固有不待時而極言
 者故愚臣輒昧萬死敢效一得伏願 殿下試垂睿
 覽焉今茲普雨之事舉國同憤欲磔其肉以至國子
 抗疏兩司交章玉堂進劄累日不已而 天聽愈邈



一國臣民罔不駭然自失皆曰 殿下不信舉國之公論而護一妖僧臣竊伏痛以 殿下之明聖乃因普雨而受此名也夫以為普雨負弒逆之罪 殿下有釋怨之失者此固過激之論而臣未敢盡信也至若 殿下以普雨為無罪者則臣竊怪嘆亦未敢信服焉此 教一出三尺童子亦皆竊笑竊恐大哉之至言宜不若是也宮禁密事雖可諉之妄聞若其暴殄天物誑惑士女僭造乘輿屈辱 至尊萬目之所見者皆可以為妄聞乎眉睫至近而不見則宮中之事安知國人皆知而 殿下有所未知乎衆怒不可遏民口不可防而 殿下牢拒至此何耶且 殿下

信以普雨為無一毫之罪乎普雨之得行其志今幾年矣廣張罪福欺罔 君上罄竭內帑貽患生民矜自聖奉己奢僭有一於此罪當罔赦 殿下尚以為無罪何耶以 殿下之聰明剛斷貶竄權倖曾不少假而至於誅一妖僧乃獨畱難臣誠愚昧未喻其理豈有國人皆曰可殺而無罪者乎雖然臣之所大憂者不為此焉何則夫玉堂 殿下之腹心也臺諫 殿下之耳目也太學之生雖不能盡法孔子其中有志者亦皆孔子之徒也 殿下既擇賢材使處腹心耳目之地以為稱其職也則當用其言以為不稱其職也則當斥其人固不當任之而不信疑之而不黜

也今者玉堂兩司太學之生交口合辭請罪一僧而終不回 天則雖曰 殿下待腹心耳目之官誦法孔子之徒皆出於一僧之下亦非妄言也何其任之重而待之薄耶假使普雨無毫髮之罪受暗昧之名天下後世其將以 殿下爲何如主耶况今雨之罪足以死而諍者之言非妄也哉自是厥後國人皆將曰 殿下之待普雨有加無替緇髡皆將曰 殿下之崇吾道非諫諍之所能間由是而異類得志士氣益挫矣在朝之臣皆將曰 殿下從諫如流之美乃沮格於一僧巖穴之士皆將曰 殿下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由是而百僚解體言路益塞矣士

氣旣挫言路旣塞則直士色舉而遠遜佞人伺隙而競進由是而朝綱日紊國脈益傷矣 殿下雖有排佛之志孰從而將順之 殿下雖有聽德之聰孰從而啓沃之哉烏可以 殿下之情家喻而戶說也哉一事之失似不足爲輕重一僧之微似不足爲有無而害切於國家者乃如此曾謂 殿下之睿智而莫此之察乎區區之士氣又從而挫之介然之言路又從而塞之綴旒之國脈又從而傷之災害竝至莫可救止然後雖斬普雨百輩何足以補其既往之失耶臣竊伏念 殿下玉體素弱纍然衰經深墨哭泣之際煩進逆耳之言則 殿下之心不寧矣若復私憂

過計恐傷 殿下之心而遽退勿諍則 殿下之國不安矣事勢至此而無以處之則不寧不安終不兩全此臣之所以中夜不寐仰屋流涕者也以臣之愚反覆思之而得一說焉夫以 慈聖憂國之志祝釐之誠不能拒絕普雨之禱張者垂二十年矣一朝賓天而遽爾誅戮則似非 慈聖平日之心而 殿下以好生之仁當諒闇之日豈肯以刑辟加人哉 殿下遲回隱忍之心臣亦有所妄料矣 殿下既不

能快從公論亟施天刑則何不竄逐遐裔以示與衆同棄之意乎夫如是則可以少慰一國臣民之心亦可以少減譁張惑誣之勢而 殿下好生惡殺之仁心亦無所怫焉 殿下以為何如哉 殿下方以為無罪而臣進竄逐之說士林方指以弑逆而臣進降罪之說固當上忤 殿下之旨下缺士林之望矣若臣愚忠則必欲全 殿下之仁心而保國家之元氣故雖得罪於 上下而莫之自恤也若 殿下斷然以為無罪而終不示貶則是士氣之挫言路之塞國脈之傷皆有所不顧矣况以蟻蝨之臣螢燭之微安敢望補日月之光輝耶如以為臣言少或可採則詢芻蕘而察通言亦 盛德之一事也何必觀其人而廢其言乎嗟乎國家之詰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生民之憔悴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當酷禍之時役憔悴

悴之民而又重以挫士氣塞言路傷國脈而馳驟之則必至之憂不測之患將有不可忍言者矣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之憂矣實同於此臣本至愚極陋之資濫充觀國賓王之列幸蒙 殿下不棄擢置上第 聖恩深重罔知攸報故目覩病國之幾心切感激之誠不敢容默而既陳狂瞽之說請伏越職之罪

論尹元衡疏

伏以人君以宗社爲一身與萬姓爲一心以宗社之安危爲己之安危以萬姓之憂樂爲己之憂樂則宗社安而萬姓悅感召和氣而祈天永命焉如或只念

一身而不計宗社之安危只徇一心而不顧萬姓之憂樂則宗社危而萬姓怨馴致禍亂而身心俱不得其寧焉此必然之理不待曉譬而可知也噫苟非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則孰有身與宗社爲二而心與萬姓不同者也哉臣等伏見 殿下玉體屢至愆和此誠 宗社之不幸而萬姓之所深憂也權姦跋扈斷喪國脈 宗社將危萬姓胥怨此誠 殿下之不幸而 聖心之所深憂者也 殿下一身是宗社之主而一心是萬姓之心也 宗社安則 殿下安矣萬姓悅矣元衡之罪擢髮難數而 殿下終始曲護必欲保全每以 玉體之愆和爲拒諫之資

不審今日股肱耳目滿朝具僚之所陳者是耶非耶
欲伸公論耶欲報私怨耶欲活國救民耶欲病國害
民耶若其言不是而欲報私怨欲病國害民則雖
玉體康強無少疾疾安可容受其言而使之肆其曾
臆耶若其言甚是而欲伸公論欲活國救民則在
玉體愆和之日尤當容受忠言以安 宗社以順萬
姓况可反以未寧爲辭耶國家治亂其幾不一而人
君疾病尤爲可畏之時故古之聖王雖在大漸之時
猶能憑几發命以安宗社以鎮人心若皆以疾爲辭
以拒公論以拂人心而不恤安危則是人君有疾之
時卽國家危亡之秋也自古拒諫之主非一而未聞

以疾爲辭也 殿下此言未必不爲萬世禍本也臣
等竊爲 殿下痛惜焉元衡之罪惡昭著萬目之所
覩者 殿下皆護之於傳播不實則是 殿下不能
洞照其罪惡而不知 宗社之將危萬姓之胥怨也
誠能洞照而實知 宗社之危萬姓之怨則 殿下
方且自揮乾斷之不暇何待人言耶大臣以元氣之
衰敗諄諄仰達則大臣欺 殿下乎侍從喉舌之臣
以危亡之迫在朝夕連疏累瀆則近臣欺 殿下乎
耳目之官以二十六條及他無狀之罪包藏之惡伏
閣力諍則耳目欺 殿下乎滿朝之士莫不欲正其
罪而不待言責競叫閶闔則滿朝欺 殿下乎一國

之人積年之怨一朝俱發聚罵于道路誅寃于官司以冀上達憤恨之氣徹乎蒼穹則國人皆欲欺殿下乎股肱耳目以至滿朝之士舉國之人皆不可信則殿下將何取信以理萬機以臨一國乎抑人言雖可盡信而殿下念勳勞恤外戚之私終不能自已耶宗社者殿下之所主而萬姓者殿下之所天也寧見宗社之危而不能去一勳臣寧失萬姓之心而不能竄一外戚則是勳臣重於殿下之所主而外戚重於殿下之所天也此豈殿下之本心哉嗚呼元衡妒賢嫉能似李林甫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奢僭似梁冀潛通宮掖似韓侂胄口蜜腹

劍似李義府無君偏上似賈似道彼小人輩一人皆足以塗炭生民傾覆宗社况以一身兼有其惡而殘忍亂倫包藏禍心又非數姦之所及者耶此非臣等之言乃國人之言也皇天后土宜聞此言嗟呼元氣之公論不可終遏水火之衆怒不可終止舉國洶洶未由底定當此殿下未寧之時又遭國家禍亂之幾臣等所以雪涕痛心尤增憤激切齒于元衡之負國者也伏願殿下平心省念亟從公論以安宗社以洩衆怒不勝幸甚

辭正言疏

伏以上之官人不特以恩澤爲眷遇而已將以用其

材故量能而授職下之求仕不徒以爵祿爲餽餒而已將以達其道故量己而受命孟子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夫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矣猶且深察而徐用之蓋察之明故擇之精擇之精故知之深知之深故信之篤夫如是則諫行言聽膏澤之及民固其宜也若使上不精擇下不自量謬舉而無用材之效冒進而無達道之志則尸位曠官鼎餗之顛覆亦其宜也今臣本一豎儒不通時務加之以志輒才下學無所成家貧干祿苟應科舉濫蒙天恩擢置上第郎署之職尙恐不堪况忝言責重地

乎自臣除授本職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撫躬思憂不寒亦慄况今國事譬如大病之餘元氣未復百節疼痛一失調護便至危急於此之時上格宸衷下達輿情釐補穿弊責在諫官當擇忠直達理之士俾盡其職豈可使新進下劣之流冒居重任進有未信之嫌退思負乘之誚冀免罪咎之不暇况望進盡忠言以補袞職乎伏望 殿下察臣非可用之材憐臣有自知之明 命遞臣職授以百執事之任俾安其分則庶朝廷無謬舉之失小臣免冒進之譏矣

諫院陳時事疏 丙寅

伏以天下之事不進則退國家之勢不治則亂進退

治亂固有其數而其所以進退治亂者實由於人故人君當審治亂之幾勉其所以治去其所以亂期於必治而後已不可安於少成局於常規悠悠泛泛任其成敗而已也臣等伏覩 殿下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求治內無聲色之娛外無弋獵之好古之人君所以蠱心害政者舉絕 聖念而乃者權倖亂政國勢岌岌幸賴天啓 聖衷屏斥羣姦四境之內延頸拭目佇見治化而蠹教害政之具以次革去 綸音每下瞻聽聳動太平之望非朝伊夕可謂至治之幾而至今時政尙未有以大慰民心紀綱尙未整肅公道尙未恢張貪風尙未戢斂臧否不分而仕路之

混雜如昨獄訟不平而豪猾之得志依舊天心未豫而災異疊出民力已殫而惠澤未下良由積年痼疾一藥難救大官習於糊塗小官習於猾稽內而百司習於偷惰外而列邑習於誅求舊習纏繞不能自捨以容默爲達權以建白爲生事隨俗者謂之得中特立者謂之迂怪似此氣象與權姦蠱國之時未甚相遠若此因循架漏牽補則未見日進於治而終必日趨於亂而已豈不深可惕念乎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仰屋竊嘆夜不能寐深思革弊之源罄竭聾聵之誠謹以三事獻于 聖明一曰正心以立治本二曰用賢以清朝廷三曰安民以固邦本所謂正心以

立治本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古之人君莫不欲治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只是修己未盡無以表正萬邦故以正心爲首其目有三一曰立大志二曰勉學問三曰親正人一曰立大志者人君之志治亂之所係也志在仁義則爲堯舜志在假仁則爲五霸志在逞慾則爲桀紂志無所定則招弄權之臣志主一偏則聚面諛之士志之所向效如影響伏望殿下奮發乾剛大有爲之志截然以古昔聖王爲己規矩平日循常守例之習一切掃除而爲學則必欲道積厥躬求賢則必欲盡致巖穴施政則必欲庶績之咸熙化民則必欲於變而時雍此志旣固則治國

可運之掌上矣二曰勉學問者三代旣遠聖王不作堯舜心學絕無所傳吾道之寄只在下焉不尊之聖賢而已漢唐以下非無明主身致治平而皆無內反之學不復先王之政今殿下以睿智之資都若師之責欲堯舜而可爲堯舜欲文武而可爲文武莫有能禦者矣伏望殿下勿以正心誠意爲厭聞之陳言須以窮理居敬爲致治之本原潛心聖學無怠無荒天理人欲縷析毫分知其爲天理則敬以擴之不使少有滯礙知其爲人欲則敬以絕之不使畱其纖芥必以高明廣運融液周遍爲得力之時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彼漢唐少補之功何足與言治道也哉

三曰親正人者 聖學雖自天縱而必以正人左右之然後箴規輔導成就 聖德昔程子有言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此誠不易之論而惜乎時不能用也嚮者 玉候屢愆久廢 經筵中外憫鬱和氣未臻頃開 經筵察納嘉猷臣鄰胥悅黎庶欣聳萬物之咸章可觀於今日第緣 哀疚之中視事日少賢士大夫罕得進見十寒一曝豈不可憂雖不能日 御經筵禮接羣臣而若近臣之進見則固不可擇時矣君臣猶父子也豈有父子之間拘於禮貌而不得進見者哉伏望 殿下務親正人務講

道學別擇學問醇正之士置在近侍之列不時召對于便殿 殿下以便服坐臥隨意使近臣得以舒氣講道有時引見大臣容以得失溫顏簡禮虛己察言順于心者求諸非道逆于心者求諸其道夫如是則非徒上下交孚治道休明而亦於保養 玉體大有裨益實萬世無疆之休矣所謂用賢以清朝廷者不先修己而欲清朝廷則忠邪信讒無以辨別修己雖盡而朝廷未清則有君無臣無以出治故以用賢次之其目有三一曰辨邪正二曰振士氣三曰求俊乂一曰辨邪正者君子小人如水火之不同器冰炭之不相類此長則彼消彼盛則此衰世之人君莫不欲

進用君子退斥小人而君子之得君甚鮮小人之誤國相繼者良由君德未成君心未明樂逢迎而憚違拂故爾若使君心純正一意向治不惑他歧則雖有小人百輩豈得售姦而病國也哉夫以道進退不苟爵位者必君子也徒求利祿不慙尸素者必小人也陳善閉邪不顧人主之喜怒而只欲裕其非心者必君子也先意順旨不恤國事之日非而只欲固其寵祿者必小人也特立獨行不溷於流俗者必君子也逐利附勢不定其趨向者必小人也處事明白有若青天白日者必君子也用心陰險有如深窞密機者必小人也援引善類振起道脈欲使朝廷有多士之

盛者必君子也造言生事羅織清流欲以害人爲發身之路者必小人也伏望 殿下擴乾坤至公之量昭日月至明之鑒聽其所言觀其所行必使是非邪正無所逃於 聖明洞照之下而知其爲君子則必引而親之使之必行其道知其爲小人則必斥而遠之使之必絕其根則直諒剛正之士爭效其忠姦邪讒佞之輩遠屏其迹而朝著之清指日可待矣二曰振士氣者今者 聖明在上而士習不古徒知干祿之爲務不顧出處之當否一有繩趨尺步欲以正學律身者則羣怪聚罵必使不容而後已若不丕變此習則無以作成人材爲國器用伏望 殿下以躬行

心得之餘推之而成教於國別擇學成行尊可爲師表者俾教大學之胄子其他學校之官皆擇經明行修之士不以文藻之工拙爲考課之高下而專以講學力行爲急務至於異端之教惑世之術一切禁斷始于京邑達于四方則豪傑之士必有甚焉者而凡民亦有作興者矣三曰求俊又者今世之士所以只求科第不務實行者只是廉恥道喪患得患失故爾夫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若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得則雖有懷道抱才之士終無顯揚之路而昧義忘恥之輩率皆得遂其願矣伏望 殿下至誠求賢思共天職明明揚仄以爲己憂抑其躁進舉其恬退科舉

之外別求賢良 下教四方俾搜遺逸隨其才行授以官爵雖門蔭之士必得一善之名然後乃得筮仕苞苴干請絕不復行夫如是則士知冒進之恥朝無貨吉之譏而韞積待價之士亦有出爲世用者矣所謂安民以固邦本者君依於國國依於民人君所以立治本者欲爲表率於斯民也所以清朝廷者欲施仁政於斯民也故以安民次之其目有四一曰詢弊瘼二曰寬一族三曰選外官四曰平獄訟一曰詢弊瘼者近年以來政紊吏苛賦繁役重饑饉荐臻疫癘繼作壯者散之四方弱者填於溝壑嗷嗷赤子如彼棲苴邑里蕭條田野荒蕪或至於百里之間不見人

煙氣象悲涼令人墮淚 殿下深拱九重泛聞民瘼而已豈能實知斯民之倒懸一至於此哉據今民力則雖使只供常貢正賦而亦不可支保終必至於困極作亂而已赤眉黃巾豈是天性好逆者哉此皆齊民之不堪塗炭者耳言之至此良可痛哭及今不救後悔何益當今有司只恤經用不顧民力雖有陳弊之疏例以防 啓爲常規而大臣又不聞長慮深憂必欲活民而熟視殄瘁置之無可奈何之域莫敢出一策焉但曰貢進不可闕而已嗚呼若使窮民轉爲逆民則貢進之物責出何地而使之不闕耶理勢必然無可疑者方今急務莫若上下一心講求訂謨損

上益下務安邦本而百爾時弊難悉周知伏望 殿下特頒求言之教大開不諱之門上自朝臣下至氓俗內自京邑外至遐裔皆令各陳時弊務盡其情章疏既集勿令該曹循例回 啓而廣收廷議苟確採擇若其言辭切直正中時病者卽施於政不歸之空言或有論議明達學通經濟者旣用其言且官其人雖其所陳猥屑無足可觀而觸犯無忌者亦置而不問夫如是則庶幾以國人之視聽爲一人之聰明而積弊可祛民勞可息矣二曰寬一族者斯民之所以展轉流離莫保其生者一族之故也字牧之所以立而視死莫措其手者亦一族之故也一族之被侵其

故有二水陸之軍大半未充只存虛簿而又設旅外之卒當戍之時按籍督赴既無其人則責其價布此其一也各司選上徵價償役而或因權設之司或因一時之役輒加其數民戶漸縮而選上漸增分徵之苦民莫不被此其二也久陳之田不減其稅雖流亡絕戶草樹成林而亦必斂於一族切鄰使與耕穫之地略無差等此其三也惟此三弊為納民溝壑之巨患而朝廷莫敢更張守令莫敢陳達其患延及於一族之一族切鄰之切鄰其勢必至於盡一國之民皆至遁逃盡一國之田皆至陳荒然後乃已也雖使朝廷清明政事修治而此患不除則民將盡散國將何

依臣等之意若罷旅外之卒而擇其實戶充為正軍則可除一患各司選上只存大典所定額數而其餘悉減則可除二患陳荒之田募民起耕而隨起隨稅則可除三患夫選上之裁減不係於國用苟非先私後公者莫敢有異議矣若罷旅外之卒則議者必以為防備不固減陳田之稅則議者必以為國廩不裕此言似是而實非今夫水陸之軍執及邊境者無幾而其餘悉以價布納于邊將蓋見存者可以立役流亡者不過分徵一族而已其勢不得不爾旅外之減只減布物而已防備虛實初不係此况兵患不精不患不多國若富庶百姓皆兵何患無兵且不稅陳田

則稅入減舊而國廩稍若不裕矣但今沃野荒蕪民有起耕者則纔翻數畝之土便督百結之稅故荷耜熟視莫敢開壤以此陳地漸廣極目蕭然今若隨起隨稅則無業之氓爭來開闢不出十年可以復舊民生可免於阻飢國用暫資而未裕矣况國雖少儲民可藏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伏望 殿下以此三弊咨于大臣議于該司改絃易轍以救膏肓則 聖明能推不忍人之心而蒼生可脫塗炭之苦矣三曰選外官者民生休戚繫於守令軍額虛實關乎邊將黜陟當否在於監司守令非人則輦賂媚權肥己瘠民邊將非人則剝割軍卒隳損武備監司非人則務報

恩讎不察民情夫如是則雖聖君賢相日講治道而澤未及下化不被外四境之內終無可治之理矣伏望 殿下別擇剛明仁厚可任方面者以爲監司責之以陟罰臧否保民成政而其殿最不公無績可紀者顯示譴罰勿使登庸又令廷臣各薦堪爲守令者必擇廉能忠恕者出爲百里之宰責之以蘇殘起弊得民歡心而其怠事虐民者按以重罪竝治舉者至於鎮帥堡將亦以公道拔其有才略操行者而毋得以貨利之多少定其高下則庶乎碩鼠屏息金湯守固而生民始有樂業復舊之望矣四曰平獄訟者當今聽訟之官多不得人誘於賄賂怵於權貴不辦事

理之曲直惟視勢力之強弱故當路之士熾其氣焰武斷之輩攀附要人公行劫奪民莫敢抗甚至於傷人者不問殺人者不死怨憤之氣徹乎蒼穹夫一女抱冤尙致三年之旱一夫含悲尙降五月之霜况今邦域之內抱冤含悲者不知其幾則安得不傷天地之和以召水旱之災乎伏望 殿下嚴勅內外之臣一洗舊染之污察辭以明斷決以公毋虐瑩獨毋右高明修其五刑以弼五教或有因舊徇私見鄙物論者則治以貪贓之律未杜羣枉之門夫如是則惟茲臣庶罔或干政而從欲無刑之治庶乎可復矣凡此三事言雖淺近效必長遠若 殿下特垂睿鑒逐條

深思力行不怠則太平可期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修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幸今聖明當宁而朝廷無偃月格天之姦境內無閭左戍卒之變邊圉無侵鎬及方之寇及今尙可有爲而稍緩則無及矣 祖宗付畀之業如此其重皇天戒告之仁如彼其著政是 殿下之政民是 殿下之民殿下誰禁而莫之治耶嗚呼法語可從而改之爲貴異言可悅而繹之爲貴若 殿下從而不改悅而不繹使臣等肝膈之要只歸於文具則萬姓顛若之望於斯絕矣伏願 殿下益致聖念焉

六曹郎官論沈通源疏 丁卯

伏以通源之罪惡已極情狀已著國人一口皆曰可竄耳目論思之臣瀝血陳辭愈久愈激天聽邈然反加曲庇臣等惶惑未喻其故豈不以辭不足感心害不切國家而然耶若使辭感於心害切於國則以殿下嗣服之初願治之心豈不樂從以快輿情耶今之言者歷數罪惡雖若詳悉而至於害切國家則尙未明言故殿下以爲已往過愆不必深治三朝老臣不可輕去耳臣等請以害切國家者言之國家不幸姦兇繼出反覆沈痼今幾年矣紀綱日以陵替公道日以消縮士習日趨於污下風俗日歸於薄惡

仕路混濁而貪虐肆熾民生倒懸而盜賊將起大行大王之季年慨然興嘆思革宿弊老姦巨猾以次除去四方風動佇見盛化而天降酷禍日月收明元元喪考社稷無依幸賴殿下承統克正厥始是先王以未革之弊未除之慝投艱于我殿下矣

殿下可不思皇天之付畀念祖宗之基業以無負先王作室之意乎大慝未去則大亂必作所謂未除之慝者通源是也卽今殿下幼冲國步多艱人心危疑雖使朝廷清明少無滓穢尙恐患生不虞禍起所忽而通源乃以元凶冒處崇班猖然懷憤欲噬士林君子無所恃而莫盡其忠小人有所窺而欲借其

力朝野懍懍重足而立禍機之發非朝伊夕言之至此寒粟遍體 殿下以此爲何等時而必欲保護以拂公論耶所貴乎朝廷和平者善善惡惡激濁揚清以安百姓耳若容保蝨賊護養蛇蝎而欲和朝廷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假使通源罪惡止於貪贓旣爲公論之所棄如此則 殿下不可以外戚之故抑公論而失人心也况其罪惡貫盈不可容貸者耶此人竄則言路壅塞而百僚解體人心恟懼而羣小乘隙夫如是則紀綱終不可張公道終不可行士習終不可振風俗終不可正貪鄙之習日熾於上塗炭之民積怨於下國之爲國未可知也 殿下何其不忍

於 三朝之一老賊而忍使二百年 宗社陷於危亡之域耶臣等憤激不覺太息流涕繼以痛哭也嗚呼金安老肆毒而納諛者通源也尹元衡稔惡而附麗者通源也李樑構禍而陰主者通源也三兇旣伏其辜老賊安得獨免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除惡求治此其時矣耳目論思之臣非不知 山陵之日迫諒陰之哀痛而敢爲此舉者誠以 宗社不可不憂人心不可不順故也其慮誠遠而其情可悲也伏願殿下深憂熟計快洩輿憤不勝幸甚

辭副校理疏

戊辰

伏以人君之用臣咨詢必博鑒察必精人臣之事君

慮時必詳量己必審咨之博故不蔽于近習察之精故不眩於衆論慮之詳故無昧幾之失量之審故無冒進之患國人皆曰賢矣而必待見賢然後用之咨之博而察之精也如此吾君可與有爲而吾非可爲之人則姑退而自修慮之詳而量之審也亦如此夫如是故君以得賢爲務不以爵祿輕與非人臣以自守爲志不爲利名輕受非分此古之所以君君臣臣上無謬舉下無尸素者也若有一種之人無絲毫可錄之善有江漢難濯之疵竊採虛名濫廁華秩循資倣例馴致高爵則其可晏然以爲己分而坐享其利乎抑將仰首自鳴以彰其失而獲安愚分乎今臣立

朝五年靡有勞效諸大夫之所不稱國人之所不知臣之無狀 聖明無由洞照臣何敢緘口覩面甘叨天職以負明時乎臣本漢陽一布衣也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塞悲途耽釋教膏浸水潤反覆沈迷因昧本心走入深山從事禪門迨周一一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誣辭僞說破綻昭著抽臆擢腑未足洗汚纍然歸家慙憤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深者也當是時也自分爲世所棄便欲謝絕世務潛翳寂寞之濱躬耕讀書以送天年臣父惜臣稍有雕蟲末技強令求名父在觀志不得自由臣亦自念家貧親老無

以爲養包羞掩垢遂作舉人科業未就臣父棄世名
宦之念頓絕於心尙慮家累無依欲遂其生應舉不
繫區區之意只求升斗之祿以救飢寒耳豈期好官
儻來謬恩橫被歷職郎署出入華省忝爲言官逐隊
隨行執筆銓曹茫無識鑒庸庸碌碌雀鼠太倉自顧
初心不寒亦慄每欲一吐危悰懇辭清要迨起嘯
迄于今日階級漸高名位漸顯職事漸重非臣隕首
所可上報臣復何顏偃然處玉堂近密之地以當論
思之任乎當今 聖明龍興羣賢彙征士有行道之
責民望至治之澤雖山林枯槁之人尙且纓冠振衣
引領魏闕欲裨 清化之萬一况臣生於世祿之家

受國 厚恩糜粉難酬豈不欲勉策駑鈍少效涓埃
第念微臣資質駁雜學問空疎舊慝未修新愆繼作
顧己揣分不當一命滓穢清班玷辱名器仰慙烏帽
俯愧黑綬中夜思之惕然不寐百爾忖度只有懇乞
解官專心學問可以少掩前瑕而已若使知進而不知
退知榮而不知辱則負乘致寇理所必至臣之一
身固不足惜奈朝廷名器何伏乞 聖明俯諒微悰
重惜名器 命解臣職退之畎畝使之安分守己勉
力爲學以修舊慝不勝幸甚

辭校理疏 己巳

伏以小臣襁褓之時鞠于江陵外家外祖母李撫抱

顧復恩愛備至臣早失恃奉之爲母祖母無男倚之爲子身後之事悉託於臣名雖祖孫情實母子祖母今年九十日迫桑榆病不離身沈絳牀席臣縻爵覲省無路深恐一朝奄忽未爲終天之痛茲用移疾謝事狼狽東歸庶及救藥而祖母動止須人氣息奄奄恐遂漸盡生意不回不忍離側尙未還京竊念微臣罔畏邦憲私情是徇爲祖母而擅棄職務者至再矣有臣如此百無所用恒懷慄慄伏俟 謹責今茲祇承有 旨以臣爲弘文館校理且 命乘駟上來聞 命兢惶無地措躬 聖恩如海擢髮難酬經筵重責臣固不堪而就 召謝 恩不可少緩義

當顛倒發程不遑俟駕區區烏鳥之情在所不恤第緣小臣稟氣甚弱調攝良艱素有胃證入夏轉劇飲食不下曾膈煩悶加以傷暑腹中虛冷泄瀉不止計非旬月之間所可差復不能承 命登途惟當罪罰是甘伏望亟收 成命改授可堪之人俾勿久曠論思之職

辭校理仍陳情疏

伏以古者人臣學優而仕故民不失望人君見賢而用故朝無曠官士之事君非爲利祿也欲推其所得施之於邦國而已君之用士非爲恩倖也欲資其所

冒進焉賢無所有則無可資故君不敢謬舉焉小臣之誦此言而感慨自奮者爲日久矣今臣志于斯道十有餘年悠悠泛泛進寸退尺而儻來之物歲加月遷一朝自省慙負神明去年之冬休官一疏實吐肝膽微誠未格 聖俞終閔鹵莽之學不進於舊論思之職反重於前臣雖無狀苟貪榮利至於負乘致寇之訓代斲傷手之戒講之有素何敢一日冒處以貽僨事之患乎當今 聖上側席庶明勵翼一技一藝搜括無遺使臣之學稍加於前而所居之位又不踰分則鞠躬陳力固其時矣寬閒寂寞之濱非臣之所也今也不然不度其德不量其能循途進職守轍加

階東縛馳驟而 天鑒之明又未洞照臣誠隕穫無地措躬前承 恩召踟躕不安加以抱疾未克登途逋慢之罪無辭可避 聖量天涵納污藏疾蓬華之中 天書再下撫己驚感精爽飛越今茲上來只爲一謝 恩命耳 經筵重責決非所堪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寧惟是抑臣有悶迫之情敢冒 雷霆之威悉陳無隱臣之外祖母於臣有罔極之恩實同親母老而無子惟臣是賴而歸覲祖母不載法典使臣就列于京則是與祖母未訣也祖母年紀已極疾病纏綿黃髮種種鮑文滿背奄奄氣息不絕如綫言善之期匪朝伊夕婦人性偏愛臣過酷臣若在京憶念

增疾今臣之被 召也恐其不復相見牽裾哽咽哀
動傍人臣生不辰早失父母惟一祖母又隔嶺嶠臣
獨何心能不悲哉每得鄉信不覺驚悸知其無恙氣
乃徐定若聞嬰疾方寸輒亂當此之時雖欲盡瘁於
靡鹽之地其道無由臣之辭職固是量能度分而亦
為祖母之無養也昔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
獨而尤善於養老夫如是則老寡而無子者文王之
所先恤也臣之祖母雖窮巷婦人自少知學稍通古
今貞烈之行載於輿誌 中宗大王命旌其閭非蚩
蚩匹婦老而不死之比恭惟 聖明立愛自親篤近
舉遠孝理之化施仁之政為今日之急務則如臣祖

母者亦 聖明之所先恤也何惜於一微臣而使之
不得終孝耶若使小臣學足以致用才足以經世有
無係治亂進退關盛衰則公義為重私情是輕區區
烏鳥之私有所不遂也今臣之碌碌無取如前所陳
臣於國家則若九牛一毛於祖母則若千金一瓠在
朝無益清明之治在鄉足補孝理之化其得失不待
辨而自明矣假使國家鳩材聚工細大不捐如臣楫
棘之流或不見棄於場師亦當徐俟其成長不必汲
汲於收用也祖母之年今滿九十雖無病痛在世無
幾况遘宿疾不離牀席者耶臣年三十有四距古人
強仕之時尚隔六歲待祖母之歸盡使附於身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然後還朝獻身廁乎百執事之列亦未晚也臣本世家之臣也豈同山林之士潔身長往者哉且臣世居漢城鄉無舊業一官之外無所於歸臣豈樂為矯激之舉自取飢寒之苦哉誠以非分之職不可妄忝垂死之親不忍終訣故一家之窮厄不遑顧念也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察臣非才憫臣至情 命解臣職使歸養老則朝廷待士之道小臣自處之義兩得其宜公私幸甚

玉堂陳時弊疏

伏以當今國家之勢譬如萬間大厦歲久不理有傾

上漏榱蠹朽丹雘漫漶支撐牽補苟度朝夕若不奮然振作鳩羣材會衆工易而新之則棟撓屋壞指日可待恭惟 主上殿下以聖明之資當覆隍之運勵精求治存心萬機者三載于茲而天心未豫民力方竭水旱不時稼穡卒痒日月薄蝕星宿騁妖雷電失節飛蟲塞空非常之變萃于一時災不自作孽由人興善應之則轉禍為福不善應之則百殃斯降矣殿下其不惕然驚動於斯乎在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程子之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故在包荒也自古

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雖以泰治之世狃習安逸尙至衰替况我國家權姦濁亂痼疾沈痾者二十餘年百度廢壞邦本殄瘁今若因循姑息玩歲愒月則國事日非將不可爲矣必以包荒之量容受衆善以馮河之勇洗滌舊習然後百弊可革庶績可熙矣方今殿下諒闇甫畢訪落羣臣此亦爲政之一初也當新厥德以答景命天人離合之幾正邪消長之幾世道升降之幾皆決於今日矣安知上天仁愛之心欲以災異警懼聖上使振起治道以升大猷耶臣等俱以

無狀待罪 經筵上觀天變下察人事深憂過計寢食不安輒竭肝膈之要敢效芹曝之獻若定 聖志以求實效崇道學以正人心審幾微以護士林謹大禮以重配匹振紀綱以肅朝廷尙節儉以舒國用廣言路以集羣策收賢材以共天職革弊法以救民生凡此九者皆 殿下所當勉勵而不可缺一者也所謂定 聖志以求實效者一國之治亂係於一人一人之臧否係於一心一心之所之謂之志是故志乎善而與治同道則罔不興志乎惡而與亂同事則罔不亡如或立志靡定悠悠泛泛則亦同歸於亂亡而已所謂靡定者徒有其志而不能擴充終無實效之

謂也有其志而無實效者謂之無志亦可也今我
殿下臨政願治爲日久矣安常守故不見治化者臣
等不敢知 聖志未定而然耶 聖志雖定不求實
效而然耶抑 聖心以先王之道爲高遠而不可行
耶何其願治之久而見效之遲也時有古今道無古
今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舉而措之在我而已伏願
殿下奮發大有爲之志必務日可見之實修己當以
窮理盡性爲志必務規圓矩方繩直準平以盡表率
之道事親當以養志無違爲志必務烝烝祗載愉色
婉容以盡洞屬之誠爲政當以道德齊禮爲志必務
愛民施仁育才正俗以盡富教之方此志既定日新

聖德不爲功利雜霸之術所遷動不爲流俗守常之
說所移奪則君子有所恃而興起於爲善小人有所
懼而沮止其爲惡風行草偃之化庶幾於變之治矣
昔者晉悼公卽位于朝其年十四矣始命百官施恩
惠逮鰥寡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節器用時用民任
賢使能以復霸業悼公是雜霸之君而年又甚少尙
能於旬月之間改紀其政舉不失職爵不踰德民無
謗言者無他其志先定故也况我 殿下聰明睿智
卓冠百王講學求道對越聖賢欲爲堯舜則可爲堯
舜欲爲文武則可爲文武誰禁而莫之爲誰憚而莫
之敢耶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 殿

下所宜畱念也所謂崇道學以正人心者斯道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四時也不隨治而存不隨亂而亡然而或行或否實係於人斯道行則五典克從而七政順度斯道不行則九疇不敘而三光失曜周公既沒善政不作千載以來斯道荒塞只有在下之真儒浚源導流燭幽發蒙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已今我殿下都君師之位窮性理之學行道之責不在他人而人心之陷溺已久風俗之頹敗已極殿下其不慨然思有以正之耶伏願殿下力行古道爲國人唱獎拔儒臣咨訪嘉猷更張一代之政漸復三王之制修舉學校之政申明孝悌之義貴恬退而賤躁進

以勵其廉恥表宅里而樹風聲以別其淑慝括緇門游手之徒悉歸之畎畝罷非禮無福之禱以正其祀典至於淨業院等胡神之廟在京城者一切破毀而先王後宮俾處別殿一洗變形奉佛之舊習夫如是則教化明於上風俗變於下豪傑有作而凡民亦興矣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殿下所宜畱念也所謂審幾微以護士林者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幾微之際聖人所慎也夫心慕古道身飭儒行口談法言以持公論者謂之士林士林在朝廷施之事業則國治士林不在朝廷付之空言則國亂自古君子小人之

進退治亂所係而機關常發於所忽焉易於所忽非知幾者也且以我朝之事言之己卯諸賢責難陳善期致唐虞方持公論而南袞沈貞之徒伺隙設機一網打盡焉乙巳諸賢遭遇聖君欲回世道方持公論而尹元衡鄭順朋李芑之徒乘勢構禍悉舉一時之良善投之叛逆之深坑焉士林之禍何代無之未有若己卯乙巳之慘酷者也今茲羣姦已盡公論稍行而士氣尙挫不能自振者良由覆轍在前餘毒可畏故也頃者有一儉邪敢以詖遁之說濫發經席之上將禍士林而幸賴天鑒洞照姦謀不售此誠莫大之慶也士林可保無虞矣第念危者安其位

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豈可謂朝無儉佞而輒忽幾微乎姦細非一端觀人亦多術人固有行之似廉潔居之似忠信而不悅古道深惡儒者終至於妨賢病國者焉亦有外託士類內無行檢攀附以假吹噓之力得志方濟利欲之私終至於濁亂朝著者焉若非辨之明而決之斷則不為小人之所惑者幾希矣伏願殿下昭日月之明以辨邪正以審幾微奮夬決之斷以定取捨以護士林必使君子常在朝廷以持公論而鬼蜮狐鼠之輩屏迹遐裔則上下相孚而德業日進國是歸正而衆志可一矣易曰羸豕孚蹢躅又曰履霜堅冰至此殿下所宜留念也所謂謹大

禮以重配匹者婚姻者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匹夫求配尚且慎重况以萬乘之尊擇承乾之德以母儀一國表正三宮而可不致慎哉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莫非先聖之後仁賢之裔而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會闕庭辨其優劣如今日之為也已然之事雖不可追自今以後勿以容姿服飾次等級勿以推卜吉凶為急務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其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其女德且以選擇之人出其姓氏先問大臣必得衆心允協然後乃定則天人之意無不同矣蓋父母之賢否非九重之內所可灼知若不咨

詢而遽定名目則羣下雖有所見何敢發言三代之後家法之正莫如趙宋其立后也必咨于大臣此真後世之法也夫用一賢士去一不賢尙待國人之皆可則况求聖女以配至尊而斷以獨見乎若於定妃之日一國臣民欣然相慶則宗社無疆之休實兆於此矣至於六禮之儀不須一倣前例當使儒臣廣攷古儀講究禮經參以我國之制以立垂後之範則婚姻之禮既正麟趾之化可冀矣詩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此殿下所宜留念也所謂振紀綱以肅朝廷者紀綱者國家之命脈也紀綱整則衆事自理紀綱紊則百度皆廢紀綱之

整不在怯之以威驅之以法也在於舉錯得宜賞罰必信而已夫使賢者在位而不肖者不敢進能者在職而不才者不敢干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大臣秉勻足以服衆臺諫補闕足以盡言而人君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于上則紀綱自整而朝廷可肅也近年以來權姦蠹政之習尙餘查滓公道未盡行奔競未盡抑官爵太濫而刑餘之賤比肩宰相賞罰無章而徼幸之徒乘時射利賢者不必在位能者不必在職有法不行而成憲多缺惟勢是視而訟獄多枉如是而欲望紀綱之振何異却步而圖前耶伏願 殿下先正聖心以清治本嚴於內治以清宮壺以使內言不

金身從

出外言不入檢防姻戚杜絕交通抑制官寺只供灑掃然後推其所有達諸政事任賢使能修舉廢墜以使百僚奉公衆職悉辦而且明先王之道以張四維則紀綱不期振而自振矣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殿下所宜畱念也所謂尙節儉以舒國用者今之國儲垂竭民勞太甚而經費之出不能量入不時之需多資橫斂公私俱乏無以為國救時之策只在節用節用之方只在崇儉伏願 殿下慕大禹之惡衣法周文之卑服御衫不厭澣濯常膳量宜減損以儉約之德躬率臣民至於大禮之儀服玩之美不必悉遵舊規而斟酌節省務使得宜且悉出內帑之財以助

國用夫如是則可施愛民之仁可裕軍國之儲矣昔者衛文公拾敗亡之燼城于楚丘服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夫崇儉生財衛文公之所能也豈殿下之所不能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殿下所宜留念也所謂廣言路以集羣策者人君以眇然之身處億兆之上聰不足以盡聽明不足以盡視故古之聖王必以國人之耳爲我之耳聰無不聽以國人之目爲我之目明無不視以國人之心爲我之心知無不盡天地不足以爲大日月不足以爲明矣昏君反此

自恃聰明不受忠言此所以惑於讒諂面諛而終至喪邦者也古者不設諫官舉朝之臣各以其職陳其規戒又使商賈議於市行旅謗於道則國人無非諫官也何其言路之廣也後世治不古若乃設諫官言路已窄矣如是而尙不從諫以伸公論則國事何由可正乎伏願殿下虛心平氣容受直言使臺諫盡不諱之忠無阻隔之患而頻接大臣講求治道至於賢士之退處巖穴者亦咨詢時務使盡規畫且下教四方赤心求言以致羣策悉集而採其可用者施於有政則與人爲善而庶政日新矣書曰捨己從人又曰從諫弗咈此殿下所宜留念也所謂收賢才

以共天職者程子曰天生一世入自足了一世事此所謂才不借於異代者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自古何嘗有人君至誠求治而不得賢才者耶患在舉錯失宜收用乖方故也我國 祖宗朝用人之規惟視才德不專以科舉爲重故朝無曠官野無遺賢政治以成焉自己卯士林之敗姦兇連執國柄嫉惡高尚之士非由科舉而進終不置之要地 祖宗良法於斯埽地矣乙巳年間雖非出身亦 命交差憲官而終不克施焉今則流俗之輩習以爲常若聞欲用遺逸以爲臺官則羣怪聚笑如見太古茹毛飲血之事此所以朝多尸素野有潛珍而政治不成者也夫舉

業奪志專心求利者多擢科第學問餘暇兼治舉業者類多抱屈又况守道山樊杜門求志者豈有苟售有司之理哉如是而不共天職使老於丘壑豈國家之福也伏願 殿下務以 祖宗爲法不拘近規特命銓曹擢拔賢士苟有經明行修才可適用者不次收用使居要地則士類柏悅官不乏人矣書曰劾招俊乂列于庶位此 殿下所宜畱念也所謂革弊法以救民生者權姦誤國之後苛政日作百弊俱積民生之塗炭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今日之弊詳舉而縷陳則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書矣嗷嗷赤子轉死溝壑者不知其幾今日之救民當如捧漏卮沃焦釜不

可少緩也伏願 殿下擴充不忍人之心至誠以父母生民為己任咨于大臣訪于具僚兼採輿議苟可以革弊救民者不擇難易悉舉行之損上益下薄征寬役務使積弊盡革深仁浹洽則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若復護之於無可奈何之地坐視其死而不救則不出數年民心渙散而國勢瓦解矣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 殿下所宜留念也嗚呼 祖宗付畀之業如彼其重皇天警動之威如彼其著億兆顙望之誠如彼其切 殿下其可以崇高自尊寵樂自娛而不念二百年 宗社將陷於危亡之域耶臣等之言雖涉淺近一言一藥足

醫今日之病伏望 殿下勿視以厭聞之陳言深思熟玩必施之行事不歸之文具則災沴可變為休徵衰亂可變為至治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辭 命製摩尼山醮青詞劄

伏以諫官職在規正得失講官職在輔成君德其任少無輕重彼此之殊今摩尼山壑城醮三獻青詞殿下既知其為左道不敢強使諫官製進而乃命小臣是諫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講官猶可以左道事君也臣雖無狀待罪 經筵縱未能仰裨 聖德盡廢左道亦安敢頑然製進此文以玷論思之職乎大抵非禮不正之事未或知之猶可為也既或知之不

可不革臣民顛望 聖上方奮大有爲之志以復三代之治而如此左道之醜尙且因循姑息不命改革則他復何望伏願 殿下省念焉

陳弭災五策劄

伏以國家之所以維持者賴有紀綱紀綱之所以整肅者在於守法有法不行則紀綱必紊頃者 聖教加特恩於小臣使不解官而覲省外祖母若父母之比臣之感 恩昊天罔極奈法之不行何以私滅公以情掩義人臣之所不忍爲也嗚呼臣之愛祖母不若祖母之愛臣秋初上京期以速還而貪戀 聖恩至今未歸以致祖母憶念成勞晝夜涕泣氣力旣盡

精神又耗昨者見書則丁寧反覆者不過願於生前相見而已小臣學術淺薄計慮疎闊在朝而察官素食旣不足以爲忠矣今若愛惜爵祿不時歸覲遂成死別未爲終天之慟則又不能以爲孝矣忠孝兩失則將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乎今臣欲承 命受暇而去則常典決不可創毀也欲循例謝病而去則恩命亦不可虛棄也進退維谷無地措躬夙夜腐心終無善策伏願 殿下遵守成憲矜憫至情還收特許覲省之 命只遞臣職使於生前相見公私幸甚屬茲側身之日大開不諱之門求言之 教旣下四方必有響應者矣小臣世受 國恩歷忝近侍愛

君一念倍於他人今當遠離其可無一言以退乎伏
覩 殿下以聰明睿智足以有爲之資當亂極思治
可以有爲之時臣鄰聳動黎庶顛望而治不師古政
多踵弊迄今不見上應天心下答民望厥初如是則
厥終如何目今非常之災慘酷之變疊現層出上天
之仁愛 殿下必欲其驚惕振奮者其亦至矣延訪
訃謨以革弊政斯其時矣未知大臣設何策而自
上用何計以盡弭災之道乎抑臣私憂過計則災莫
大於人謀不臧而天變次之天變之可駭可愕者則
已昭示國人震驚 聖衷矣人謀之不臧則臣請歷
言之人心沈於痼疾而仁義荒廢士習騫於仕進而

廉恥埽地以致朝廷之上舉錯失宜好惡不公不務
辨別邪正而徒以恥言人過爲保身之良謀不務振
起治道而徒以遵守近規爲治國之要道忼慨建白
者目之以浮薄喜事慕古傷今者斥之以不知時務
惟知瞻前顧後畏首畏尾以苟保爵祿而已至於億
萬蒼生陷於塗炭則置之相忘之域環顧朝臣孰敢
爲 殿下任其治亂之責以盡其誠與才乎譬如龍
驤萬斛泛于中流而無一人任其操舟之責風浪驟
至其免淪胥之患乎嗟乎羣臣之不念大計只固其
位者雖無補於邦國其各自爲家計則得矣若 宗
社安危是 殿下家事也 殿下獨不自爲家計耶

朝野方以二帝三王望 殿下而何其因循姑息一
至此耶 殿下資非不美也欲非不寡也權綱非不
摠攬也 殿下之不治不為也非不能也奈之何仁
義王道付之空言弊政痼習比之成憲尚不奮發大
志以慰輿望耶小臣不避雷霆敢竭愚忠謹以弭災
之策仰塵 睿覽焉道學不行善治不作者今已數
千年矣固非一朝所可猝變然拱手熟視無所更張
則終無可變之時矣伏願 殿下堅定聖心以先王
之道為必可行躬行仁義以為表率發號施令一遵
古制正始大禮務求盡道且 命三公頻坐于議政
府以會六曹之官凡 經席所奏章疏所論涉於革

弊救民者悉下于政府且令朝官及士庶如有所見
悉投書于政府政府與該曹商議今日革一弊明日
又革一弊要以至誠救民為務以積弊盡革為期此
其為弭災之策一也言路開塞興亡所係而 殿下
從諫漸不如初近臣時務之疏責之以過越耳目瘳
惡之章斥之以浮言士氣不揚公論鬱抑如是而求
言四方四方之士孰有為 殿下盡言者乎伏願
殿下擴乾坤之量昭日月之明受善以誠舍己從人
咨詢具僚酬酢如響使在朝之士務盡其情有懷必
吐然後四方之善策乃集于朝廷矣此其為弭災之
策二也俗習卑下惟知附勢不顧笑罵近有一種議

論盛行於時曰國舅之出是非乃定嗚呼堂堂 聖明方親庶政老成尙遺典刑猶在而趨附之徒乃欲委政於國舅是何人心之薄惡一至於此耶自古明君謫辟曷嘗有委政后族而能保治安者乎自上若有左右姻戚之愆則觀望諂諛者蜂起蟻附雖以殿下之明亦不能制矣且國家求婚必擇世家世家族盛賢否雜糅若不痛繩以法則恣橫之弊勢所必至伏願 殿下信任仁賢芟求俊乂以共國事而戚里之人一切不授權柄賞罰付之有司彈駁委之公論無有一毫係戀之私此其爲弭災之策三也西北二方無異空虛之域脫有緩急無計可施二方之中

北方尤甚無民可守無粟可食講求善策只有得人而已伏願 殿下議于大臣若邊將未得其人則斯速易置已得其人則別 賜教書詢以應變之策許以便宜從事不自朝廷遙制使盡其規畫而朝廷之政一以保民內治爲主然後庶無一朝土崩之患此其爲弭災之策四也乙巳羣姦斬刈士林以錄僞勳神人同憤者二十餘年而公論尙未發者以 殿下前在諒闇之中故也今者 聖政維新百僞歸正則埽蕩姦宄之窟穴扶護國家之元氣不在今日乎伏願 殿下勿爲已定之說所蔽勿爲紹述之論所誤奮決乾斷昭示 天威悉削僞功進罪姦黨以此告

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此其爲弭災之策五也
天意玄遠雖不可測降格示威必有其應應之速則
其禍猶輕應之遲者尤可畏也所謂恐懼修省者不
在於言語而在於實功豈可守故循常無大處分乎
漢臣劉陶有疏曰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
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此真今日之藥
石也小臣進言自知狂僭而事急不能安言心痛不
能緩聲伏惟 聖明垂察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

